



现代主义之争

哈佛大学的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

【美】 安东尼·埃罗弗森 著
王 宁 赵长凤 译

现代主义之争

哈佛大学的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

【美】 安东尼·埃罗弗森 著
王 宁 赵长凤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The Struggle for Modernism

978-0-393-73048-4

Anthony Alofsin

Copyright © 2002 Anthony Alofsi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本书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由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82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主义之争：哈佛大学的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 / (美) 安东尼·埃罗弗森 (Anthony Alofsin) 著；王宁, 赵长凤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4

书名原文：The Struggle for Modernism

ISBN 978-7-121-31192-5

I. ①现… II. ①安… ②王… ③赵… III. ①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学科发展—研究②哈佛大学—城市景观—景观设计—学科发展—研究③哈佛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研究 IV. ①TU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3995号

策划编辑：胡先福

责任编辑：白俊红

印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本：880×1230 1/16 印张：19.25 字数：505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9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b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电话 (010) 88254201；信箱hxf@phei.com.cn；QQ158850714；AA书友会QQ群118911708；微信号

Architecture-Art

目 录

致 谢	4
前 言	5
1. 哈佛的现代主义	8
2. 设计协作理念的起源, 1895—1917 年	14
3. 悄然改变, 1917—1934 年	50
4. 现代主义视角, 1934—1936 年	110
5. 现代主义运动, 1936—1944 年	136
6. 现代主义鼎盛时期, 1945—1951 年	194
7. 现代主义颓废期, 1951—1953 年	226
8. 现代主义回顾与反思, 1953—1995 年	248
缩略语	270
注 释	271
附 录: 大事记	301
图片版权	306

现代主义之争

哈佛大学的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

【美】 安东尼·埃罗弗森 著
王 宁 赵长风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致 谢

此书的问世要感谢Peter G. Rowe和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诸位教职人员，包括Polly Price、Larry Watson、Anne LeRoy、Margaret Reeve、Sean Conlon、Lynn Holstein、William Saunders和Nancy Levinson。当然，如果没有现任和前任哈佛图书管理人员的协助，此书的问世也不会如此之顺利，他们是Christopher Hail、Janet Hatch、Kathryn Poole、Angela Giral、James Hodgson、Hinda Sklar、Mary F. Daniels和Martha Mahard。此外，哈佛档案馆的同事们也为此书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尤其是馆长Harley Pierce Holden和霍顿图书管理处的Rodney Dennis。感谢哈佛新闻与公共事务管理处主任Joe Wrinn，为我提供了学校的许多信息。向腾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咨询和为我提供课业案例的哈佛校友致谢。还有本书中出现的诸多名字，由衷地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此书的修订工作完成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得到了许多专家和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的建议，我感到十分荣幸。基于这些专家和读者的宝贵建议和批评，我对此书进行了部分修改。

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我获得了校学术研究会颁发的“教师研究奖”。在建筑学院，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Sid Richardson、Martin Kermacy和Roland Roessner教授的支持。在此期间，给予我帮助的还包括我的同事和学生：Janine Henri、Chris Livingston、Christopher Long、Cynthis Merritt、Kevin Milstead、Dana Norman、Charlotte Pickett和Elizabeth Schaub。

此外，还要特别感谢Edward L. Richmond和Elizabeth Deviney为我提供了哈德纳特遗嘱的部分内容，以及Anne Engel、Richard Filipowski、Alexander Tzonis、Liane Lefavre、Eleanor McPeck、Peter Reed、Joseph Rykwert、Melanie Simo、Eduard Sekler、Patricia May Sekler和Carter Wiseman对此书的贡献。Betty Sue Flowers对此书的贡献巨大，在本书初稿阶段为我提供建议和灵感。Kathryn Holliday在此书调研阶段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包括初稿的校对、审核以及图片和案例的排版。最后，要感谢Patricia Tierney Alofsin，她的乐观精神也是鼓舞我完成此书的动力。

前言

本书有着漫长的、不同寻常的历史，从我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开始，直到1971年从视觉和环境研究系毕业。在这期间，泽西·路易斯·泽特（José Luis Sert）一直担任设计研究生院（GSD）院长，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建筑大师。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每天往返于罗宾逊馆和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爱德华·F·赛克勒（Eduard Sekler）教授的建筑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学会了历史探究的研究方法。詹姆斯·阿克曼（James Ackerman）在福格艺术博物教授艺术史，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艺术史老师，他在建筑艺术、科学和理论方面造诣颇深。在剑桥学习的那段时间是最令我欣喜的，同时对我的专业知识充满挑战，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讲，那段日子也是动荡不安的。

毕业之后我便离开了剑桥，并于1978年回到哈佛设计研究生院学习建筑，发现了另一派天地。此时对建筑的争论已经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转向保守的后现代主义。人们开始向历史寻求答案，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从罗马建筑中寻找答案”，那些对建筑构造体系感兴趣的人们都被视作过时的现代主义。我开始思考，这些立场和观点是从何而起

的。令我惊讶的是，并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个根源。事实上，就连学院的创始人是谁，学院成立的宗旨是什么，现代主义在学院里的发展，以及教学模式的起源，都无从知晓。除我以外，理查德·卫斯理（Richard Wesley，1975年毕业于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留校教授建筑设计理论）也对这些问题充满了好奇。他是第一位鼓励我去探究学院历史的人。

亨利·N·科布（Henry N. Cobb，设计研究生院毕业，曾任建筑系主任）也给了我很大动力，他对建筑设计的奉献和独到的见解给了我深刻的启发，激励我完成此书。他深知探索学院发展历史的价值，并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持续给予我意见和建议。此外，赛克勒继续为我提供许多资料，还有亚历山大·佐尼斯（Alexander Tzonis，毕业于耶鲁，任教于设计研究生院）让我对设计理论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查阅档案，挖掘学院历史；并且多次采访了参与学院建设的老人们，例如已经退休的建筑史教授肯尼斯·科南特（Kenneth Conant）。在哈佛，我的建筑史专业的学习和建筑设计的学习几乎是持平的，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导师乔治·西尔沃提（Jorge Silvetti）、格哈德·卡尔曼（Gerhard Kallmann）和麦克·麦金奈尔（Michael

目 录

致 谢	4
前 言	5
1. 哈佛的现代主义	8
2. 设计协作理念的起源, 1895—1917 年	14
3. 悄然改变, 1917—1934 年	50
4. 现代主义视角, 1934—1936 年	110
5. 现代主义运动, 1936—1944 年	136
6. 现代主义鼎盛时期, 1945—1951 年	194
7. 现代主义颓废期, 1951—1953 年	226
8. 现代主义回顾与反思, 1953—1995 年	248
缩略语	270
注 释	271
附 录: 大事记	301
图片版权	306

The Struggle for Modernism

978-0-393-73048-4

Anthony Alofsin

Copyright © 2002 Anthony Alofsi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本书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由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82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主义之争：哈佛大学的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 / (美) 安东尼·埃罗弗森 (Anthony Alofsin) 著；王宁, 赵长凤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4

书名原文：The Struggle for Modernism

ISBN 978-7-121-31192-5

I. ①现… II. ①安… ②王… ③赵… III. ①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学科发展—研究②哈佛大学—城市景观—景观设计—学科发展—研究③哈佛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研究 IV. ①TU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3995号

策划编辑：胡先福

责任编辑：白俊红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880×1230 1/16 印张：19.25 字数：505千字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b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电话 (010) 88254201；信箱hxf@phei.com.cn；QQ158850714；AA书友会QQ群118911708；微信号

Architecture-Art

McKinnell)。1981年毕业后，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艺术史和建筑史，但并没有中断对现代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1986年，时任院长杰拉尔德·麦丘（Gerald McCue）邀请我参加哈佛建校350周年校庆活动，并为纪念设计研究生院成立50周年写一部院史。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位旁观者，观点更为客观，能够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对当时的现代主义给予更中肯的评价。1985—1986学年，设计研究生院为我提供了作为访问学者和研究员的经费支持。这一举措让我的研究更为自由。书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而不是院方或者任何一位教职员工。

比周年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书之前的任何关于学院成立和发展的历史记载都不够准确和完整。在麦丘院长慷慨的资助以及波利·普莱斯（Polly Price）和拉里·沃森（Larry Watson）的协助下，我对学院历史的研究正式拉开帷幕。建筑出版界享有盛誉的茱莉亚·布隆菲尔德（Julia Bloomfield）为初稿的编辑提供了大量帮助。她以专业的水准和清晰的思路，对书中引用的例证进行合理的编排。在图书编辑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还有安德里亚·格林伍德（Andrea Greenwood），她对一些线索不明的记录进行了深入调查，推动了这个项目的进程。在历时一年的集中研究和撰写之后，此书的初稿达到600页之多。这其中也受益于许许多多哈佛校友和教职人员的帮助，他们不仅为本书的

编写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还提供了许多个人收藏的设计作品和他们学生时代的作业，这些都作为例证出现在本书中。

在整个研究和编写过程中，沃特·利特菲尔德·格里斯（Walter Littlefield Creese）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1941年从布朗大学毕业后，格里斯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主题就是1918—1933年的美国建筑史。之后，他成为出色的建筑史学家，在几所大学任教，并将自己在哈佛期间的学习经历认真地记录下来。我十分有幸，在与格里斯的通信和面对面的交谈中详尽地了解了那一段历史。随后，他不断地给我提供信息，并鼓励我完成此书的编写。我十分感谢他的慷慨相助。

在我完成本书初稿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忙于其他项目，一直没有时间进行修改使之成册。当我完成了其他项目的收尾工作之后，我意识到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现代主义仍需要系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而20世纪90年代末也是现代主义的复苏时期。

本书最终确定以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成立与发展作为美国现代主义斗争的缩影。不同于对传统学院历史的陈述，该书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哈佛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对这三个专业的系统研究绝不可以孤立进行。此外，这三个专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学院重要人物对学院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不同时期需要从不同角

度进行阐述。

此书不仅提供了设计研究生院教学体系在社会变革和动荡时期的发展史，同时有和平时期教学体系的完善。我的理由如下：（一）设计研究生院的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前记录并不翔实，需要重新梳理；（二）可供参考的资料需要对其细节进行充分的探究；（三）这些历史不仅要让建筑专业的师生们了解，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此书书中并没有深入探讨哈佛现代主义教学大纲在美国的重要影响，以及设计研究生院几代师生对现代主义的贡献。他们的故事应该交由后人去评判。当然，对于学院正式成立50周年以后的事情由于发生的时间较近，也没有详尽阐述。目前在学院供职的教师以及就读的学生们，他们的作品和影响力也需要时间的检验，留给后人去评说。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的参考资料主要源于哈佛的档案，以及1978年至今的一些访谈和书信的记录。研究之初，可供我参考的素材非常匮乏。¹庆幸的是，在此期间几本重要图书的出版给我提供了极大帮助，如雷金纳德·伊萨克斯（Reginald Isaacs）的第一本关于格罗皮乌斯的评注传记德文和英文版图书的问世，以及温菲尔德·奈丁格（Winfried Nerdinger）整理出版的格罗皮乌斯建筑设计作品集。²保罗·本特尔（Paul BenteI）基于1910年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建筑专业与美国现代主义关系的博士论文，也成为我的重要参考材料。³埃里

克·芒福德（Eric Mumford）对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发展史的阐述，解释了欧洲现代主义运动和美国现代主义运动之间的内在迁移和矛盾冲突，为我详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发展史提供了大量背景资料。⁴加上哈佛校友和在校师生提供的素材，我对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⁵随之而来的是对50年代历史的深入探索。⁶就在本书的修订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梅拉尼·西莫（Melanie L. Simo）的《1900—1999 哈佛景观建筑史》（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Harvard 1900-1999）问世。⁷西莫的景观建筑史弥补了本书中欠缺的信息。读者能够在她的书中找到景观建筑发展的详尽史实。她将景观建筑教学置于更广阔的天地之中，向人们揭示了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几个领域在哈佛的发展。

第1章

哈佛的现代主义

19世纪末，美国的建筑现代主义呈现出盎然生机的景象。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手工业的革新运动和科技的创新；此外，在某些领域人们也在通过寻求摆脱过去的束缚的一种语言形式，来否定建筑业作为当时各种艺术形式的来源的历史。这些因素所造成的相互矛盾的推动力并没有让人们感到意外，毕竟美国人当时想要的个性依旧无法摆脱欧式风格的影响。于是，美国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呼唤具有本民族特征的建筑业的出现，让年轻的美国脱离欧洲的影响，这加速了人们对现代主义的探寻。摩天楼就是美国人通过表现其雄心和科技能力彰显民族个性的具体建筑类型。

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的几十年里，大学建筑专业的兴起表明美国渴望在工业变革的新纪元中营造出更适合建筑业发展的大环境。到一战结束，与文化的独立性相比较而言，美国人更加关心自己国家的科技实力。到20世纪20年代，民族特性成为社会尤其是建筑行业普遍关注的问题。美国建筑师协会（AIA）认为应当通过建筑设计创造符合美国的文化特征，同时，还要考虑到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在这一时期，美国人也迅速意识到了欧洲兴起的新的建筑现代化。早在1923年或1924年，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期刊就成为欧洲和美国建筑论文的平台，并出版了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著作。¹

然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经济萧条、二战及科技快速发展等综合因素摧残了美国人早期通过建筑设计展现民族特性的努力，美国的现代主义势头被极度削弱。30年代末，一些专家认为欧洲的现代主义，对于帮助受到大萧条影响的美国建筑现代主义走出困境是至关重要的。到二战结束为止，美国的现代主义几乎消失殆尽，欧洲现代主义能够填补美国文化空白的思想，战胜了通过建筑业找寻美国民族特性的努力。这种信心缺失造成的影响只有以今天的视角才可以捕捉到。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正是美国的现代主义从兴起到衰落这一短暂过程的缩影。对学院的研究能够解释现代主义的发展历史，寻找民族特性的风潮，以及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教育等问题。此外，这一研究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代主义，因为该学院所设置的课程成为其他建筑机构效仿的模型，其毕业生也进入美国各大学校成为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提倡者。

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建筑学院27年后，哈佛大学也于1895年创建了自己的建筑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哈佛又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景观建筑系（1900年）。之后，于1929年创建了城市规划系，成为世界上第一所专门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研究和教学的学院。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该学院在针对研究生培养的城市化设计研究领域成为学术界的先锋。



哈佛设计研究生院成为研究美国和欧洲现代主义碰撞的最佳例证。在哈佛，固有的欧洲现代主义思潮通过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占据着上风。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欧美之争慢慢浮现，这时的研究生院成为美国现代主义设计教育的中心。然而，在一代又一代学生之中产生影响最大的却是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这位现代设计学院先驱包豪斯（Bauhaus）的创始人在1937年来到了哈佛，最初的办公大楼和住宅设计均受其影响，直到70年代。

贯穿这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协作。从20世纪初开始，哈佛的设计专业对文理跨学科研究所体现的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做出了回应。在那个时代，旧有的学科孤立研究状态无法满足新时期的

要求。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建筑专业的学生在校时就能够学习如何协作，那么在他们毕业之后就会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来促进学科间的合作。这一目标只有通过让建筑专业、景观建筑专业和规划专业的学生，在他们学业相对成熟的时候参与联合规划来实现。即使在欧洲现代主义进入哈佛之前，其设计院的主要创新之处也在于协作。

人们通常认为哈佛的历史为众人所熟知，而设计研究生院的协作项目也应该可以考证。但是以下这份60年代中期的评估报告向世人揭示了我们长久以来所持的错误观点：“20世纪30年代，哈佛设计研究生院在时任院长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建筑革命，肩负着建筑现代主义的重大历史使命。”²而事实上，格罗皮乌斯从未担任过该学院

再建的罗德岛普罗维登斯概貌。建筑群包括圆柱形的办公大楼、垂直的工业大楼、螺旋状的百货大楼和商厦。整体规划设计由威廉姆·康克林（William Conklin）、罗伯特·格迪斯（Robert Geddes）、伊安·麦克哈格（Ian L. Mcharg）和马文·斯弗利（Marvin Sevely）于1950年合作完成。詹姆斯·K·尤弗德（James K. Ufford）拍摄。

的院长一职。

对格罗皮乌斯角色的看法和他的“包豪斯建筑”在汤姆·沃尔夫的著作《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又译《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中得到广泛关注。在这本书中,作者言辞犀利地将美国建筑的精神特质描绘成一场建筑的舒适性与极权主义的斗争。³如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这样的建筑大师,在书中成为压制人的天性的独裁者。在学院的专栏论坛上,格罗皮乌斯的论道旨在降低功能主义建筑的地位。建于1932年,体现了现代主义“白色立方”和“橱窗式建筑”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定义了一种“国际风格”,而这一潮流给美国城市建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沃尔夫为整个时代提出了关于人们对文化革新的质疑。然而,他对于哈佛和格罗皮乌斯的粗略看法忽视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精确的历史重构才得以揭露。同时,他也没能意识到哈佛现代主义建筑师对美国的深远影响。

对于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一种更为精准的观点让人们看到了,哈佛的现代主义进程并非格罗皮乌斯的个人杰作。事实上,在他来到哈佛之前,这种现代主义革新就在以美国人特有的方式在进行着。尽管允许革新的条件都根植于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这三个专业之中,但是他们的贡献往往被世人遗忘或忽略了。甚至就连该学院的创办人赫伯特·兰福德·沃伦(Herbert Langford

Warren)一生为学院的投入也不再被人们提及。⁴这位在建筑设计和景观建筑领域始终坚持职教的大师,在那个时代实则是美国建筑历史的引领者之一。然而,除了几个有意义的日期和几个重要的人名以外,建筑学院建立之前的40年似乎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对历史的否定无疑是一种灾难。在那些激进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革新是好的,而遵循传统则是不可取的,因而学院建立之前的历史与现代主义是不相关的,更是过时的。然而,前辈所留下的建筑理念的精髓就在于协作,这也正是设计研究生院,尤其是格罗皮乌斯赢得声誉的关键。从学院建立之初开始,就始终将协作当成建筑现代主义的根本理念,并将其运用到设计的方方面面。但是,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学院的分化。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这三个专业,都在各自探索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课程,而这一探索过程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哈佛,一种美式的建筑理念认为协作就是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三个专业的合作,共同来完成一个设计项目。这一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发展中不断平衡各种因素逐渐演变而成的。欧洲的建筑理念,尤其是先锋派奉行的理念认为协作应当是建筑艺术的交织,建筑设计可以充当多种角色,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并不重要。而无论美式还是欧式建筑理念,都是在现代主义变革大环境下做出的积极反应。

20世纪40年代，当这两种理念在哈佛相撞时，矛盾产生了。在格罗皮乌斯看来，协作一词就是由合作衍生的，尽管一个团队中会涉及其他学科、专业或艺术领域的问题，但其核心还是建筑师与建筑师之间的合作。哈佛最初坚持的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大幅度减弱。现代主义被推向建筑主导一切领域的位置上，与最初的理念相悖。协作的意义就在这种茫然的全球性的现代主义革新的浪潮中渐渐迷失的。这所反映的正是各种现代社会变革下，历史做出的复杂的应对。

1936年建立的设计研究生院综合了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三个系的思想理念，这归功于已被人们遗忘了的第一任院长约瑟夫·费尔曼·赫德纳特（Joseph Fairman Hutnut）。正是他，在时任哈佛校长的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帮助下，将格罗皮乌斯带到了哈佛。自1895年开始奉行的协作理念到19世纪20年代渐行渐远，在接下来的10年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⁵而对协作设计教育研究出现的低潮成为哈佛设计研究生院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特征，继续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主义理念中完善。

揭开哈佛现代主义发展史的微妙之处，能够让我们看到传统观念中认为现代主义发展形成于美国的概念是不准确的。思想的演变反映出的是源于欧洲的固有意识形态与美国文化碰撞而发生的革新的现代主义。各种力量都是在为现

代主义发展困境寻求解决之道，这也使得哈佛成为思想交汇的中心。

认为现代主义建筑师只看专业化教育和实践而忽视建筑史研究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学生们都听到过关于格罗皮乌斯在哈佛期间摒弃建筑史教科书的传言，但这并不是事实。对设计研究生的建筑史学课程进行调整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时任学院院长的是第二任院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像埃杰尔这样的艺术史专家看到了越来越复杂的现代化对设计的要求不能再停留于艺术层面，对建筑史课程的放弃是在为建筑设计课程让路。传统观点认为，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对历史的放弃是新的思想体系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做法。而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历史被遗弃这么简单。过去一个世纪的哈佛建筑史，其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

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接受布杂艺术（Beaux-Arts）教育的传统建筑师并不关心建筑设计的社会属性和意义。当然，这一观点依旧不准确。哈佛的师生们并不只局限于为社会上流人士设计私人豪宅。1909年哈佛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设立，尤其强调了设计者如何在美国城市化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很显然，人们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关注城市布局的整体优化的。

激进的现代主义者之后又认为那些接受“旧式学院”教育的设计师都是“纸上谈兵”，他们的设计根本没有操作性，他们根本不懂科技和建造。这又

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论断。至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设计学院的学生所学习的建造科技方面的课程都是极为严苛的，甚至通常比本专业的训练强度还要大。其本质区别就在于，传统建筑师认为科技就其本身而言已经终结，只适合被颂扬或当作精神激励，但是20世纪20年代或更早，现代主义革新派将它视为当时建筑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进的现代主义者，科技是现代主义的象征；对于革新派，科技则是根据建筑项目需要和设计委托人意愿进行建造的一种手段。

在某一专业领域（如哈佛的设计学院），对其奉行的理念的研究，透过这种理念的变化，可以向人们揭开一张巨幅画卷，展示美国的现代主义是如何经历了萌芽、挣扎、成长和蜕变的。而正是关系到“美国民族特性和这一特性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现代化发展中形成”这些问题，掩盖了早期的努力和协作的理念。早期的哈佛设计院是秉承传统的，但并非思想偏狭顽固的。当他们意识到现代化发展的兴起，立刻以最伟大的革新做出应对，即对“协作理念”的探索研究。为了向这些前辈致敬，同时确定建筑历史的转折点，我们需要对设计研究院的早期发展进行探索。

在20世纪初，哈佛的实践者们将建筑和景观建筑结合起来，建筑设计超出了建筑和园林本身，而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而在当时城市规划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专业，哈佛在1907年设置的城

市规划课程和1929年创办的城市规划专业，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设计学院投入了更多的努力，想要找到一个将协作作为普及现代化的完美模式。无论是校长、院长、教授还是学生，都花费了大量精力分析和构建适合新的建筑设计理念的大纲。最显著的一个成果就是将三个独立的学院合并为一个：设计研究生院。

在赫德纳特和格罗皮乌斯努力下，协作作为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教学的基础，在二战后迅速达到顶峰。战争结束后一些人员回到了设计研究生院，尽管他们带来了建筑学习的更为成熟和充满活力的热情，但是这种带有强烈欧洲色彩的现代主义还是使美国的建筑师们感到胆怯，他们企图将现代主义与民族特性关联起来的努力也渐渐淡化。很快，他们就抛下了自己对现代主义的探索而转向了欧式现代化。

到40年代中期，赫德纳特与格罗皮乌斯之间的合作关系渐渐瓦解，随着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到50年代彻底终结，当时的设计研究生院被视为“设计衰落”的中心。想要理解赫德纳特-格罗皮乌斯时代的终结，须要考虑到学院建立之初所奉行的理念及其存在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们在对待历史和现代主义问题上的分歧。

50年代至今现代主义始终在被改写着。赫德纳特与格罗皮乌斯时代离去后，实用建筑主义产生严重分歧，产生

了许多分支。过去的50多年，是思想震荡的年代：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之后随之而来的文化的多元性，然后是激进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终是现代主义的复兴。由于这50年离我们太近，我们还无法对其历史价值做出评价，只能罗列一些客观事实。但就是这些事实，为我们呈现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和问题。设计各个专业协作的挑战和和欧美现代化视角的相互作用一直持续到现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更多无解的问题：是将“界定具有美国民族特性的设计”作为目标，还是“界定民族特性”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深入了解哈佛的建筑历史更使我们确信，界定现代主义只靠单一的理念难以实现，这与早期现代化史学家企图令我们相信的概念恰恰相反。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发展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正如发生在文化、科学和政治共同发展繁荣的大环境中的各种运动一样，建筑的现代主义也是这种多样性的一种表达。

现代建筑设计通常会与同一社会背景下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相联系，因而哈佛发生的一切对于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来说，设计的动机是来源于自身并为艺术服务，还是为了应对外部世界变化并以某种方式为社会服务，这是很难区分的。我认为“社会心理”与改善人们居住环境的普遍心理需

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心理最早出现于工业革命时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改革的狂热派更是继续鼓吹这种心理。如果说欧洲人比美国人更热衷于城市变革，那一定是因为欧洲的城市变革是在政治和经济变革的环境中进行的。我们很难判断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实用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需求不存在。即使不能完全领会其意义，也不能认定它是无效的。

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事情都发生在一座规模不大的学院里，与今天早已搬进气势恢宏的冈德馆（George Gund Hall）的设计研究生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有36年的时间里，设计研究生院主要集中在哈佛园内的罗宾逊馆（Robinson Hall）和亨特馆（Hunt Hall），包括新生宿舍、教学楼、办公楼、主要的图书馆和一所附属教堂。那时学生的身材相对矮小，课程种类少，管理也只由两三个人负责。从1972年搬到离哈佛校园不远的冈德馆，学生的身材、课程容量和管理团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失去了原来小而舒适的适于学术辩论的环境。经过30多年的成长，入学人数从60年代的280人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577人。⁶

本章中提到的现代主义的斗争绝不仅限于一所学院内，而是现代主义如何在整个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每一代建筑设计教育中孕育和发展的，并向人们揭示在寻求本民族特性的现代主义的探索中，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碰撞。